

爭鬥理論者的法證辯物

著 肇 上 河
譯 庵 半 江

上海星光書店

1 9 3 1

唯物辯證法者的理論鬥爭

河 上 肇 著

江 半 庵 譯

上 海

星 光 書 店

1931

序

剛入二十世紀便開始寫東西的我，在近來的二十六七年之間，屢次把自己底意見在爭論底形態上發表了出來。我在這個期間，不斷地藉着對於他人的批判而行自我批判，直到今日，可以說是在爭論之中成長起來的。現在收集在這個冊子裏邊的東西，即是最近數年間所作的這種批判底主要的東西。因為在這個期間，我底心意大部分為闡明馬克斯主義底基礎理論之事所繫，所以本書底內容自然是如題名之所示的東西。又在這個題名之下可以收錄的

序

舊稿當然是不能盡於此的，由今日看來我覺得我底主張裏含有誤解的東西，完全都被廢棄了。

論文排列底順序，是新的東西在前，比較舊的東西在後。內容自然是雖係字句之末亦完全保存其原來的舊態。

現值勞農黨之成立，我已以黨員的資格參加了它，今後決意藉黨底活動，直接地在解放運動底實踐之上盡幾分老殘的微力。這件事情，自然會規定我底文筆勞動底性質，而在它上邊劃一個新的時期。在這種意義上，本書對於我，算是一個新的首途底紀念標。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河上肇

目次

關於辯證法的唯物論

——答七田杏村氏——

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批判底批判

——土方教授底批判之批判——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底見地與目的

——關於土方教授所謂『盲從的馬克斯主義之克服』——

經濟與權力

——高田教授底『勢力說』之批判——

馬克斯底絕對地租論

——土方教授底題爲『由地租論看到的馬
克斯價值說之崩壞』的論文之分析——

資本蓄積之窮途

——關於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底關係答高
田博士——

關於辯證法的唯物論

——答土田杏村氏——

在八月(一九二九年)號的「中央公論」上邊登載過土田杏村氏底一篇文章，題名「河上肇論」。他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在什麼地方，雖不得知道，而我在這裏只爲增進我們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理解起見，略述所見於后。

土田氏底文章第一節題爲『河上氏底存在形態之辨證法的批判』。——因而他把「辯證法」改爲「辨證法」了。據他所說，『辨證法一語雖被一般馬克

斯主義者寫爲辯證法，但是因爲這是個錯字，所以我……完全採取辨證法三字，還乞河上氏加以原恕。但是把 dialectic 寫爲辯證法的人，並不限於馬克斯主義者，試翻開「岩波哲學辭典」一看，牠裏邊寫着『本來 dialectic 一語，含有會話底技術，辯論底方法之意思』，所以辯證法三字在該書裏邊也被使用着。如果 dialectic 一語底由來是如此的，那麼，寫爲辯證法或許比寫爲辨證法更能適合此語之由來也未可知。加之，辯與辨原來只有言與刀之差異，雙方都有分析判別的意思，如中國人底說明，『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刀』，所以辯證法三字，沒有藉口說牠是錯字而特別加以排斥的必要。又，即使牠是錯字，然既如今日爲大多數的人們所慣用，（現呈於土方氏底論文之前的杉森孝次郎氏底論文裏，也是寫爲辯證法，而不是寫爲辨證法的），則依辯證法的轉化，錯字也轉化而爲其反對物的正字了。因爲這種緣故，所以對不起，我依然『完全採取辯證法三字，尙乞土田氏加以原恕。』

該論文底第一節『河上氏底存在形態之辯證法』

的批判』，雖是用士田式的『唯法辯證法』去論斷河上底思想發展之過程——過去的若干的發展及將來的發展之可能性底限度——的東西，但是一檢閱牠底內容，好像這個問題是可以完全由河上底錢包之觀察來判斷的一樣。例如他說：『河上氏在大學底講義，逐年接近於純粹的馬克斯主義，最後以至於全然變爲馬克斯學底祖述之事，……不能不看做他底大學教授的地位上昇，以至於成爲京大（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底重鎮，對於其他的教授雖不謙遜亦無不可之時底結果。』爲什麼不能不這樣看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是所謂『教授的地位上昇』，也許是月薪漸漸增加，且已達於恩給年限的意思，也許是說因此即使不幸而被免職，然而因爲沒有無錢買米的憂慮，所以『對於其他的教授不示謙遜』，能夠幾分地『接近於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辭去了大學以後的河上，夠不上做馬克斯主義者，似乎也是因爲他底錢包的緣故。因此士田氏以河上底收入來源爲問題。他說：『河上氏今日……由國家領取恩金與否，我不知道，但是…』；『河上氏今日由他所

謂文筆勞働而得的報酬，比較普通熟練勞働者底工資多幾千倍，我不知道，但是……』。如此，問題始終是被局限在錢包裏邊的。只要那流入於他底錢包的貨幣，採取由國家發給的薪俸或恩金的形態，或者採取資本家的出版公司爲求公司底利益起見，收買他底文筆勞動底生產物而給與的稿費的形態，那麼，他便不能成爲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者了。『如此，河上氏底今日的地位依然是含着很大的矛盾。在這個矛盾成熟而爆炸其地位以前，河上氏底思想，還不能說是成熟了的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者。』以上所述即是土田氏底意見。

但是，在今日的社會裏，不由國家或資本家領受貨幣，我們怎樣地生活下去呢？即使我是一個肉體的勞働者，我除過由我底資本家領受工資而外，還是沒有辦法的。但是只要我領取工資而從事於勞働，我便被我底資本家搾取剩餘勞働了。這種剩餘勞働，正是投入於資本家之懷的利潤之唯一的源泉。萬一不幸而失業，便不得不爲濱口內閣爲救濟失業起見，不久將着手計劃的土木事業所傭雇，但

是不幸得很，在這種場合我所領受的貨幣，還是由國庫出來者。這樣地一想，似乎我不到討口的程度，不能成為『成熟了的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者』似的，這實在令我悲觀到極點了。

土田氏自身似乎十分了解唯物辯證法，這是多麼幸運的人呵！但是對不起，敢問：土田氏底錢包裏邊底錢是由什麼地方進來的？

如上所述，以錢包為規準去批判人底思想的方法，我把它叫做『土田式的唯物辯證法』。這自然和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似是而實非了。例如昂格斯說：『事實上關於世界體系的一切思想的映像，在客體的關係上為社會狀態所限制，在主體的關係上為其創設者之肉體的及精神的構成所限制，而且無論何時都是這樣的』。（「反杜林格論」德文本，二四頁）。他又舉出黑格爾不能發見人類社會底發展過程之內在法則性底理由，說：『縱令黑格爾在他那時代是個最博識的學者，然而第一因為他自身底知識底範圍必然的被局限着的緣故而被限制；第二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底知識及見解同樣地在

其範圍與深度上被局限着的緣故而被限制了。但是此外還有第三的理由，即黑格爾是個觀念論者，『……』（同上，九頁）。在這個場合應當注意的事情，即是昂格斯當說明某個人底思想採取一定的形態之理由時，無論何時，決沒有把觀察該個人居住於其下的『時代』或『社會狀態』的事情忘記了。想要知道個別的東西，自然，我們必須把牠由自然的或歷史的關聯中抽出，先只就牠底本身加以研究。但是因為無論何種東西決不能孤立的存在，所以即使在觀察某個人的時候，我們不僅要看當該個人之肉體的精神的條件，同時還不可不看他所居住的社會——社會狀態底變動。忽視這種關聯，正是形而上學的非辯證法的思考方法底缺陷之所在，例如世界大戰以後，在日本馬克斯主義的或反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底推移，是應當在和這種推移行於其下的社會狀態底推移相關聯處，尤其是在和階級鬥爭底激化相關聯處，去觀察的。忽視這種關聯的觀察方法，何得謂之唯物論的辯證法。某個人如何獲得其生活之資源的事情，不待說，是規定該個人之肉體的及精神

的構成底主要的原素之一，但是若只以此事爲問題，而將以外的事情置之不顧，那便是士田式的唯物辯證法，是錢包的辯證法，這在實際上，充其量不過只能說明問題底一面罷了。請看吧！如果某個人底『大學教授的地位上昇，以至於雖不對於其他的教授表示謙遜亦無不可之時底結果』，他底講義便會必然的『接近於純粹的馬克斯主義』，那麼，多年以前已經達到這種地位的福田，小泉，土方，高田等等的諸教授，爲什麼到現在還是作那樣的流俗的講義呢？

沒有麥種，麥是生不出來的，但是雖有麥粒，若不撒在那具有適宜的濕氣與熱的土地上邊，還是不能夠依所謂否定之否定，把自己增加到數百倍。麥粒雖於其自身之中含着矛盾，但是若把牠放在冷藏庫裏，恐怕只能長期的保持着牠底現狀吧。

二

士田氏底論文底第二節題爲『河上氏底唯物辯證法底理解之批判』。『我以爲河上氏對於唯物辯證

法底理解，尚含有多大的未成熟。』士田氏是這樣地想，河上自身也是這樣地想。但是這裏底問題，是士田氏如前所想的理由之當否如何。我爲考究這個問題起見，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把我底見解和他底見解對立起來。如果因此能夠在消極的批判中含着幾分積極的敘述，那麼我的目的就算是達到了。

士田氏提出了六條疑問，我現在逐條給一簡單的答覆：

(一)我曾在拙稿『第二貧乏物語』底第一回上，寫過如次的話：

『社會底變動，無關於人們意識着它與否，也無關於希望它與否，而它在他們底無意識之中實現着，許多的場合竟至反他們底意志而實現着。如何樣的社會諸關係被結成了之事，只能在事後而且極朦朧地映到人們底意識裏邊罷了。……世界經濟之中底各個的生產者，意識着他在生產技術上邊引起了如此如此的變化，各個的商品所有者也意識着他把如此如此的生產物和別的東西相交換了，但是無論生產者

或商品所有者，都沒有意識着他們因此變化了社會的存在（人們相互間所結成的社會諸關係之全體）之事。……他們關於自己究竟是住在什麼樣的社會裏，這個社會是怎樣地活動着的事情，連大體的路徑也不明瞭，只是無意識地生活着。

『人類居住於其上的地球，不是人類由其頭腦裏邊想出來的東西，也不是人類根據一定的計劃而構成的東西。人類底腦袋就不待說了，從人類底本身乃至其他的生物還未曾存在的時候起，地球已經是存在了的。牠是離開人類底意識獨立地存在着的。而且不管人們信它不信它，意識它不意識它，地球總是不絕地環繞着太陽底周圍，又不管人們豫期它不豫期它，希望它不希望它，牠自身底內部總是不絕地發生着運動（例如地震之運動）。如果像這樣地，人類不能意識的統制他們自身底社會關係，反而在這種社會關係底制御之下無意識地被曳着走，那麼，人類底意識對於社會組織的關係，

便和人類底意識對於地球的關係是同樣的了。

『如此說來，現代社會底改造，可以說和地球底改造是同樣的。我們當一方面在這個具有離開我們底意識，意圖，意欲完全獨立地被規定好了的複雜的諸條件之地球上邊生活着，他方面以地球底改造爲問題時，如果完全忽視地球本身底研究，只以自己底主觀的要求或希望爲規準，去描繪將來應當構成的地球底設計圖，那便是愚昧之至了。』

我所以這樣冗長地引用自己底舊稿者，是因爲士田氏底第一個疑問雖然關係於上述的文章，但是我相信他底疑問已經由上述的文章自身去解決了的緣故。『但是』——士田氏說——『這種理解，果能沒有何等錯誤地去解明馬克斯，和列寧主義嗎？又從論理上着想，這樣構成的理論形態，能夠原樣地被容許嗎？我可以立刻提出以下的疑問而檢討河上氏底所說，並要求他底明快的答辯。』他這樣說着，便提出了他底第一個疑問。他說：『河上氏說過現代社會底改造和地球底改造是同樣的。這個意

思，大概是說社會科學上底問題和自然科學上底問題一樣，應當由既定的東西之解剖出發，而不可由觀念出發。這是不待說的，但是在這個場合，如果河上氏把社會科學的性質認識為和自然科學之科學的性質是同一的東西，而忽視了社會科學之科學上的特異性，那便恐怕是個錯誤吧。』

我在前邊所引用的我底舊稿底一節裏，是以什麼為問題，只要是識字的人沒有不明白的。我在那裏把地球對照地提出，也是為要做照費爾巴哈由『人類以前的自然的觀察點』去說明觀念論之破綻的。『一般的唯物論，認識那由人類底意識，感覺，經驗等等而獨立的客觀的實在的存在（即承認物質）。史的唯物論，認識那由人類底社會的意識而獨立的社會的存在。意識，在這個場合和在前邊的場合同樣，只不過是存在底反映罷了，充其量也只是存在底約略正確的反映。人們若不遠避客觀的真理，若不陷于布爾喬亞反動的虛言之擁抱中，便不能由這渾一而成的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裏邊只取出一個根本的前提，只取出一個本質的部